

独白

未圆的从军梦

萧东生



制图/左骏

今天看了征兵宣传后,激起了我对当年应征而未能从军的回忆。未能从军是我人生一大憾事,至老犹耿耿于怀。

我从小就羡慕、崇拜军人。在茶陵专家湾读小学时,大队有新兵入伍,学校组织学生,敲锣打鼓去新兵家欢送新兵。目送穿着军装、胸挂大红花的新兵,我心底里满是羡慕。大年初一,尾随大队组织向军烈属拜年慰问,我深深地感受到军人、军属的无上荣光。

我常常遐想穿着上军装戴上大红花的情景。当年队里有个叫周丁苟的,50年代入伍,后去了越南(中国军人在美越战争中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在部队一待十几年。难得有一次探亲回家,他穿着黄军装,挎着一支短枪,威武雄壮英姿飒爽,很多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我和小伙伴们粘着他,问这问那,很想听他讲战斗故事和部队生活,更想摸摸他那从不离身的枪。印象中,他只让我隔着枪套摸了摸枪柄。当他假满归队时,我真有几分不舍。看到大队多次给周丁苟家属送来嘉奖、立功喜报,倍感当兵就是光荣,就是做人的骄傲!

那时,我10来岁,开始萌发了长大参军的愿望。有一次,叶玉昌同学的哥哥在部队不幸牺牲,县里来人、大队全员参加,在他家举行隆重颁证、悼念、慰问家属大会,烈士、烈属光荣。整个社会,对军人都格外地崇敬,参军光荣,已经深入骨髓地刻在我的思想里。打小我就喜欢枪,木头枪、泥巴枪、钢丝炸药枪(胶轮车车轮辐条做成的)、玩具枪,都是我的最爱。1967年,我和奶奶从平水回家,经过县汽车站时,天近擦黑,我执意一个人跑到街上的百货商场,买了把铁制的、仿真的、能连发成卷炸药的枪。对这枪,我已看过多次,只是没钱买。这次是向奶奶死缠硬闹,花3元多钱购得。这枪仿真度高,我爱不释手,神气了好一段时间。

后来我又用喷雾器的铁管自制了一把枪,装上铁硝,能打出20来米。当年我爷爷办有狩猎证,持有多条火铳,手持长铳、架卡短铳各2条,但我年少,不敢玩,空留遗憾。大概是1967年,一次和队上社员送粮到枣子园粮站,大家到合作社看看,我掏出身上仅有的几毛钱,不顾长辈们的极力劝阻,断然买了副军棋,也仅是过过瘾罢了。

我想当兵,爱玩枪。在我高中毕业前后,当时全民皆兵,但有组织的是民兵营,营中分为普通民兵和基干民兵。有段时间,部分基干民兵佩枪,一年有几次操练、打靶、擒拿类的活动。我只有羡慕的份,在民兵操练、打靶时就近看看。看着他们拆枪擦枪装枪,关系好的给我摸摸、瞄瞄,过过瘾而已。当年公社民兵打靶多是在蓬冲西面的小水库边,隔水库在对岸立着靶。我到打靶场看过几次打靶,一看就是半天。

直到1978年上大学,入校军训,才有一个时段摸上真枪。学习持枪、置枪、瞄准、发射以及投弹要领。军训扎扎实实一个月,我乐在其中,内心兴奋难抑。最后是在军区教导训练大队靶场进行射击、投弹考核,我有发射出48环,获“射击能手”表彰。

后参加工作,在警队打靶,用过56式半自动步枪和92式手枪,手枪成绩36环,算是比较高的。当年在工作单位,原是副科警察以上可办持枪证,随身佩带手枪。当我副科(1989年)之后,不再佩枪。时至今日,枪弹越管越严,

大量的在职警察难以见到枪。我在香港,看到的警察,全副武装,每警佩枪,忍不住驻足痴望,喜枪情结老而未泯。打小不单羡慕军人,也羡慕是军人家属的同学,为我不是军人的小孩自卑。我问过父亲,眼看着他当大队领导时送走一批又一批新兵,解放初期他正是当兵的年龄,怎么没去当兵呢?父亲的回答是,报名了,体检了,沙眼不合格。

我是独子,相当长的时期内,独子不能当兵,报名的资格也没有,只能眼巴巴地看着。1955年底出生的我,1973年元月毕业,毕业后正是可应征入伍的年龄。在高中就有个别同学入伍,毕业后看着同大队陈建勇、陈立民同学入伍,也看到了一些同学积极报名应征,而体检被刷。为入伍的同学高兴,为被刷的同学而感到惋惜。

1974年,和我同在岩口石灰厂的谢幸法体检入伍了,我很羡慕他。在岩口,那时有一家两子先后入伍的双光荣家庭。

记得陈建勇同学第一次回家探亲,我正好在县里老冰厂附近的街头偶遇,二话不说,陪建勇同学回到专家湾,与其家人同欢同喜,粘在他家一整天。

直到1975年,冬季征兵,我已是任过两年的大队团支部书记,与大队领导混得较熟,找领导软磨硬泡,争取到报名资格。然后就是到公社参加目测,目测是看一下外形,立姿,走姿。当年有十来个人通过目测参加体检。我有幸参加体检,入伍信心满满。体检是在市的老医院,医生多是抽来的,有些是赤脚医生。填表后体检,我在检五官时,很神气,对医生说五官肯定没问题,医生拿电筒往我眼鼻简单照了照,就在体检表上写上鼻炎、沙眼。体检完了才被告知:体检不合格!后找到在公社接兵的,想复检,没得到同意。我的当兵梦戛然而止,那种沮丧无法言喻。

当年兵源充足,招兵数量少,体检、政审较严,但仍不排除关系的作用。后来得知,当年岩口大队零入伍,整个公社只有几个人。错过了1975年,我已20岁,体检来过,就打消了当兵的念头,但在心里一直以此为憾。

岩口的老民兵营长谢柏棣叔,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在枣子园碰上他,开车顺路送到他家,他非得留我吃午饭。与他聊起当年我应征入伍的事,他也为我感到遗憾。我工作的单位,转业、退役的军人不少,警察中约占1/3。与他们共事,感觉到有过从军经历的就是不一样。体健气豪、思敏行果、办事利索、处事机智,热情满、信心足,这是与部队锻炼分不开的,我工作中很喜欢与他们打交道。部队是个大学校、大熔炉,提高人、锻炼人。

现在每年两次招兵,义务兵只有两年,志愿兵的概率大些,志愿兵就是在部队就业,待遇不错。在军人的待遇和一些优待待遇提高了。退役、转业安置费也提高了不少。其实,在部队还有进部队院校、毕业当军官的机会。在就业难的当今,去部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我们桥边的一个萧家弟子,是先当兵、再进校、现当军官的。岩口有个表弟也是如此,现转业在外省当警官。我一直觉得,好男儿,就当立奇志,入军营,一腔热血报效祖国!

听取蛙声一片

成迪夫

开了,此起彼伏,尽情欢叫,一场万千蛙类大合唱拉开序幕,旷野已是蛙声鼎沸。

一片蛙声似吟似唱,时而低沉,时而激昂。上气连着下气,一声接续一声,一波压过一波,似在招呼,似在对歌,似在撒娇,似在嬉闹,似在互相高谈阔论、激烈争执,又似彼此互诉衷肠、窃窃私语。没一声蛙叫多余,无一个音调突兀,如骤雨狂风一扫而过,似秋雨淅沥绵延不绝,盖过百鸟争鸣,赛过万马齐喑,堪比黄河咆哮,青山巍峨正陶醉,虫鸣唧唧直汗颜。夜风弄清影,低首和心语,一曲天然的乐群群蛙正演奏着无言的歌,拂袖轻弄,指挥风声,蛙声在秧苗间穿梭,在夜空中回荡,煞是美妙悦耳。

蹑脚悄悄绕过路边的抽水泵房,映入眼帘的是一江池塘,月光下整个水面似一框明镜,直晃眼。躲 in 池塘边的老槐树背后,我偷偷扫视,只见一只青蛙蹲在浮萍上,似乐队的领唱和指挥,正鼓着肚子昂着头,两侧的声囊似两个小气球,随着“呱呱呱呱!”的节奏,一鼓一收,清晰可见,叫声十分洪亮。

“啪!”不小心将脚边的石块碰进池塘,只见浮萍上的青蛙敏捷地抬起前腿,两条后腿一蹬,一个纵身,如离弦的箭“嗖”地射出,“咚”的一声,河面上泛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这时,边上的蛙声如见到休止符的信号,瞬间戛然而止,接着如碰倒多米诺骨牌,四周的蛙声渐渐递减,终于又回归寂静,连虫鸣也消失了,仿佛整个世界是静止的,连空气都让人窒息。

曲还在弦似断,我不忍心拂了青蛙们的闲情雅致,于是折身返回。不久,身后又响起了蛙声一片。

现代诗

梦想不老
——写给中车株机公司
九十周年

李支国

今年8月1日
进入中伏的第8天
一年中最热的季节

不知道,90年前的这天
是否也一样
烈日当空,酷热难当

那是遥远的1936年8月1日
遥远得连我父辈都还没出生

但历史记下了这一笔——

那天
在湖南株洲 一个叫田心的地方
一群怀着实业报国的年轻人
在稻田里打下几根基桩

那不是几根普通的基桩
那是一个古老国家的机车梦想

基桩 向地下扎根
眼光 向世界瞭望
梦想的钢轨 向云霄直插

沾满泥土的双手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编织出一个电力机车的摇篮

90年
岁月奔腾
机车在轰鸣 在迭代
梦想在拔节 在开花
从维修万国牌机车
到新中国第一台干线铁路电力机车下线
到韶山号 到复兴号
从新进消化吸收 到自主创新
从埋头跟跑 到昂首领跑
株洲机车 跨山越海
在全世界六大洲风驰电掣

90年 让一个人
从嗷嗷待哺 到青春躁动
从年富力强 到望峰息心
最后终归淡然

90年 让一个企业
怀着一个梦想 坚定出发
沿着一串钢轨 不断向前
始终朝着一个目标
攀登!跨越!

听吧——
90年前的基桩声 尚在耳边回响
看吧——
摇篮里的机车 早已列队出发
摸吧——
实业报国的初心 还是那样热辣、滚烫

90年
正青春

一代代株机人
吹响交通强国号角 激越嘹亮
似阵阵风雷

一代代中国人
阔步追梦
踏响中国式现代化足音 铿锵豪迈
正响彻寰宇!



制图/左骏

随笔

老冰棍

项伟

记得几时的夏天,印象中还没有“冷饮”的概念,也没有冰箱,唯一和冷饮沾点边的,就是冰棍了。

冰棍,在南方叫做棒冰、冰棒,在北方也有叫冰果、冰糕的。早年的老冰棍,样子都差不多:四四方方,长而扁的小冰砖,用印了单色版画的蜡纸包着,底部插一根小木棍儿(方便拿捏)——故称做冰棍是再也形象不过的了。冰棍的口味不多,常见的有糖水、奶油、绿豆、红枣这几种,糖水冰棍卖5分钱一根,其他几样则卖1毛钱一根。配料简单、外观朴素的老冰棍,却是“70后”“80后”乃至更早一代人在儿时的夏天里,最馋、最惦记的“零嘴儿”。

卖冰棍的小贩一般戴顶草帽,推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个四方的装着冰棍的大木箱子,一边用木块(一种长而四方的小木条,类似惊堂木)在箱子上拍得山响,一边扯开嗓子,拖着长长的尾音吆喝:“冰棍——冰棍——奶油——绿豆——”啪啪声、叫卖声似紧急“集结号”般,将孩子们从村头巷尾、墙角巷尾处召集、吸引过来,聚拢在小贩周围。和大人要到零钱的孩子是最自豪、激动的,顶着爆出水来的5分、1毛的纸币或硬币,嚷着“我要奶油!”“我要绿豆!”生怕晚了就卖没了。没要到钱的孩子,则只能眼巴巴地站在圈子外围观,盯着别人手里边的冰棍,过过瘾,咽咽口水。

“交易”的流程往往是这样的:小贩收钱后,立马打开箱子顶部的活动盖板(半开),掀起盖在冰棍顶上的厚厚的被褥,以最快的速度,挑出“小客户”们指定(口味)的冰棍,再迅速盖回被褥和盖板,以防止冷气外泄,冰棍变软。拿到冰棍的孩子,则像是得了件“宝贝”,一手捏着木棍,一手小心翼翼地撕开包在冰棍外头的蜡纸,迫不及待地开始“舔”起冰棍来——是的,因为

那时候的零钱可不是那么容易能要到的,冰棍也就显得尤其的宝贵,不敢放开了吃,怕很快被“消灭”。舔到后来,冰棍往往变成顶部尖尖的“冰剑”的形状,中间发脆,底部也开始融化滴水,有时会突然断成两截,其中一段掉在地上,白白浪费掉,让吃冰棍的孩子难免心疼上一会儿。吃完冰棍后,一般照例会将木棍上残留的冰渣再舔上一遍。有些意犹未尽的孩子,甚至会再吮吸一遍手指,只因手指上有化掉的黏黏的糖水。

而那时的我,就是这群孩子中的一员,偶尔能要到零钱,买根冰棍解解馋,但更多的时候,充当的却是“寒酸”的“看客”——看别的孩子吃冰棍,甚至会跟在卖冰棍的小贩后面,盲目地走上一段路。可别笑话我,其实那时大部分孩子,扮演的都是这种“角色”。

在难以要到零钱的情况下(当时刚解决温饱问题,大人往往没有余钱给孩子买零食),为了能吃到更多的美味的冰棍,我们小孩也学会了“自力更生”——在节假日里,通过捡废品、捞鱼虾、挖草药等方式换点零钱,来稍稍满足我们对于“冷饮”的心心念念的渴望。而这竟也培养了我的动手和实践能力,和“用劳动来换取所需”的朴素的“价值观”,也算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光阴如白驹过隙,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早已人到中年,忝为人父。如今到了夏天,冷饮已然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寻常的消暑之物,超市里的冰棍,更是五花八门,光口味就有几十上百种,更别提还有各种包装、造型的冰淇淋。我偶尔也会买点冰棍来吃——不敢多吃,怕伤了脾胃,坏了肚子。只是,再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来,是冰棍的口味变了,还是我的心态变了?或许都有罢!于是,我便又抑制不住怀念起儿时那段无所顾忌,却又常常买不起冰棍的日子来。

市井志

修鞋的老周

肖日东

菜场的斜对面有个自助银行,紧挨着银行的是老周的修鞋摊。一把竹椅,一台手摇式缝线机,一个简易的工具箱,这就是老周的所有行当。老周在这个地方修鞋已经有些年头了,以至于有人问菜场的位置时,热心的大妈一般不说银行的斜对面,而是告诉他有个老周修鞋摊,斜对面就是菜市场。

无论刮风下雨,只要路过那个地段,都能看到老周。他要么躺在竹椅里听收音机,要么低头忙着修鞋。工作的时候,他腿上铺着一块厚厚的黑色牛皮垫,脸上挂着的眼镜左边缺了一条腿,那用银色细铁丝做的“假腿”,时不时怏怏着眼镜从鼻梁滑到鼻尖,好像调皮捣乱的小孩。老周用右手的指关节一顶,眼镜又归位了,而他手上的活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左手掌着鞋,右手的刻刀沿着鞋帮底部游走,割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美容线”。再用带倒钩的小锥子引着线在缝线里游走自如。一双鞋修好后,若不仔细看,你是很难发现缝补的位置。有人劝老周,现在都让机器修鞋了,轻松又省事。老周半抬着头,慢悠悠地说,机器的底子,走不了十里路;手工走的线,能跟人一辈子。劝他的人“吧唧”下嘴,朝老周伸出了大拇指。

有一次,我的一双皮鞋穿了一点胶,可鞋面还是好的,于是找到了一老周,想让他帮我补补。老周瞧了一眼,让我稍等一下即可。就在等待的时候,我与他攀谈了起来。原来,老周以前是皮鞋厂的职工,还当过过厂里的劳模呢。随着工厂效益下滑,没等到下岗,老周就主动要求内退了,由于舍不得丢掉这一身的手艺,于是便在这条街上摆了个修鞋摊,这一修就是几十年了。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条街还有两家修鞋铺,但数老周的生意最好。我笑着问他的生意秘诀,老周一边忙着帮我修鞋,一边头也不抬地跟我说:“也没个啥,就是不偷奸耍滑,老老实实挣点自己的手艺钱,其他的多一个子儿也不能要。”我夸他,“你这鞋修的确实是体面。”老周“嘿嘿”一笑,“外面擦得油光水滑,走两

步就成了开口笑,那叫露怯。里子一针一线缝结实了,让穿的人走路腰杆子硬,这才叫真体面。”这个老周,修鞋还修出了哲学高度。

前段时间,一个时髦的长发姑娘拎了一双红色的皮凉鞋,想让老周换个帮扣。老周一看,这皮鞋都是外国的名牌货,而且手上也没有红色的皮料,本不想接这单生意。可姑娘却急急地说,这双鞋对她意义非凡,她找了好几个修鞋铺都被拒绝了,是别人介绍她来找老周的。看着姑娘着急的样子,老周又有点心软了。他让姑娘留个电话,修好了联系她。为了这双鞋,老周打电话找到了同样在修鞋的老同事。结果老同事远在郊区带孙子,手上虽然有类似的料,但没办法送过来。老周二话没说,把鞋摊子收了,顶着大太阳,坐了半天公交车跑到郊区找到了一块料。当姑娘取回修好的鞋时,一时激动地哭了。后来才知道,这双鞋是奶奶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奶奶过世后,姑娘一直珍藏着这双鞋,也珍藏着对奶奶的怀念。老周知道这背后的故事后,一分钱也没收,至于花了多少精力鞋配料,一概都没跟姑娘讲。这事还是老周与街坊扯闲篇的时候说出来的,传到姑娘耳朵时,姑娘专门赶过来,坚持要补给老周辛苦费,老周哈哈一笑:“姑娘,你存的是份念想,我把这份念想接上,也是个福气,还要啥辛辛苦费。”说得姑娘直抹眼泪。

随着城市更新,这条街上的店铺如匆匆过客,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老周的修鞋摊,风雨不动安如山。只是让老周感慨的是,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以前排着队修鞋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特别是年轻人,鞋子坏了一点点也不修了,直接换双新的。看着那些被切掉的鞋子,老周有时也会愣神半天,然后叹息一声,窝在他那把竹椅里打盹。可一旦有了生意,他那刻刀飞走的劲头,还是让人忍不住走向前细看几眼。时间一长,大家才发现,老周修的不仅仅是一双双鞋子,而是缝缝补补这个时代将要丢失的记忆。